

|幻想卷|新房客
|那多推荐
|青春编辑部选编

新概念

才气作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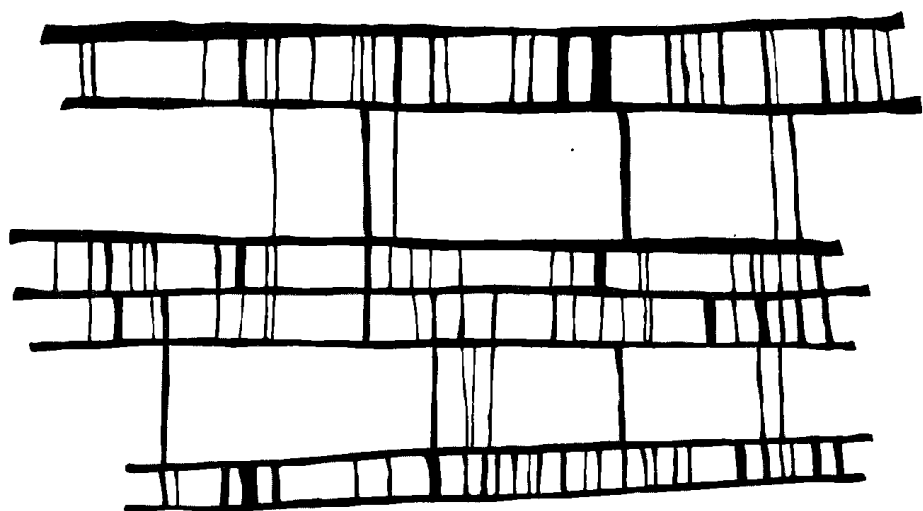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概念 才气作文选

|幻想卷|新房客

|那多 推荐

|编辑部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房客:幻想卷/《萌芽》编辑部选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

ISBN 7-02-005809-4

I. 新... II. 萌...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3017 号

责任编辑:赵 萍

特约策划:卢晓怡 罗晓荷

装帧设计:elpher

新房客:幻想卷

Xin Fang Ke: Huan Xiang Juan

《萌芽》编辑部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5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15000

ISBN 7-02-005809-4

定价 18.00 元



序 | 赵长天

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功举办八届以后,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而且在文学界和出版界建立了威信。这主要依据两点:一是由著名作家和名教授组成的评委会的权威,二是逐步健全比赛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执行以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所以这项赛事发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和写作新秀。

但是,文章的好坏优劣实在没有严格的、严密的、绝对的标准,见仁见智的情况太多了。况且,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有七万多人参加,水准普遍较高。尽管没有舞弊,尽管初评和复评的专家都很认真,也还是可能有一些好文章被遗漏。每次比赛结束,我都会收到一些信,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帖子,满是落选的孩子表达的失望、遗憾以致愤懑。我完全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虽然我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总还是想努力作一些弥补。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起因。

收入这套书的作品来自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未获奖作品,编选和点评由几位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和萌芽年轻作家担任,是为了换一种选拔的眼光。当然,文学的标准总体上说并没有年轻年老的差别,但在不同的年龄段,审美取向还是可能有所差别。当然,还会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还会有遗珠之憾。永远都会有遗珠之憾,能做的只是尽力弥补。但愿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此事古难全”,但愿你们保持对文学写作的热情,也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套书。毕竟,这是你们的同龄人编选的,应该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吧。



目录

| 序 赵长天

| 孤城遗婴·序曲 杨 升 1

| 天黑之后 徐 帅 12

| 匀刃 孙 硕 19

| 强窃 农 彬 35

| 幻想逃亡 王慧娟 38

| 跌宕的界限 陈 铄 48

| 殇 董哲明 55

| 无剑 王美倩 60

| 蛇乱 陈 震 68

| 新房客 张一帆 77

| 宿命 王雨鸥 89

| 李将军之死 阮航峰 100

| 梦幻西游·侠客小宝 邓 永 111

| 天狱 陆佳丽 123

| 大漠传说 金 鹤 129

| 扑火 徐 甫 139

| 药和局 王业煌 147

| 所罗门重临 曹 朵 159

| 传说 朱伊铭 166

| 生死宴 张浩然 180

| 不诉离伤 彭 焱 187

| 傲世 周天阳 199

| 门 易 畅 205

| 怀疑 王海鸿 212

| 剑破世 张俊翔 217

| 莫楚 刘 念 222

| 夜亡 周宇蝶 239

| 过眼云烟 秦思思 246

I孤城遗婴·序曲|◎ 杨 升

这里的人相信神,但怀疑命运。

神将命运告诉相信神的人,而这些人却怀疑,躲避,甚至试图改变命运。

国王本德走出神殿,心事重重。王后走在旁边,觉得不能理解。随从与侍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神只通过祭司将命运告诉了本德,而本德又只告诉了王后。

“该怎么办?”本德将目光从天空的云朵上移向王后的脸。

“该怎么办?”王后反问道,“不用怎么办,这里你是主宰,你可以改变一切!”

“陛下……”拱手在一旁的祭司说。

“等一等!”本德打断祭司,转而对随从说,“叫先知来见我!”

先知没有眼睛,他生来就是瞎子,就像他生来就是先知一样。



他通过鸟的叫声和空气的湿度来感知未来。这样感知的结果是朦胧的,但却是相当准确的。他的方式与祭司完全不同,照本德的话说,祭司是通过神谕,而先知是通过智慧。智慧是联系神的另一种方式。

当神将命运告诉国王本德的时候,先知也感知到了一切。

“陛下,也许,这将是不可避免的!”

“真的不可避免吗?”

“除非这个孩子永不出生!”

“这怎么可能?”祭司忍不住驳斥,“陛下不能阻止人们的婚姻!”

“那,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先知慢慢说道。

“不,先知!”祭司眼里有一股厌恶,他根本不愿称眼前这个长相古怪的老头子为什么先知,“这一切完全可以避免!”

“你现在认为可以避免?”本德将眼光从先知身上转向祭司,他对这个人不那么喜欢,因为他总以神的代言人自居,总是有意无意要显示他不可代替的地位,总是要告诉别人神是至上,那等于在说祭司接近至上,而在一个国家里只有国王至上。祭司犯了一个聪明人常犯的错误,他认为神可以提高他的地位,但事实上只有本德才能提高他的地位。在神殿里,当祭司将神谕告知本德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非常惊讶,这件事的确值得惊讶,但是他的表情夸张得以至于做作,而且还用神的口吻告诉国王这将不可避免。这完全不同于先知那恭敬谦逊的态度。本德心里想,要不是他需要神,世上决不会有祭司这个职位。幸亏在他的都城里还有先知,这样一来,祭司也不会太放肆,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知道未来。这样,也就形成了巧妙的制衡,不管是祭司还是先知,

都要服从于国王，国王是所有人的至上。但是现在，先知好像一时拿不出有效的办法。“说出你的方法，我的祭司！”

“我们不能阻止他的出生，但是却可以在他出生之后杀掉他！”祭司做出一个杀人的手势，又说，“虽然找到他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但这总比阻止人们的婚姻要省事得多！”

祭司听出先知的話充斥着嘲讽，但是他不介意，因为他的建议显然吸引住了国王。

“杀了他？”本德有些疑虑。

“杀了他！为了所有的人，为了整个国家杀了他！”祭司看了一眼旁边默不作声的先知，给出国王肯定的意见。

“怎么杀呢？”王后代国王问道。“总不能杀了三年里所有的婴儿吧？”

“那，那就要问陛下。”祭司和王后将目光一起移向本德，先知也将鼻子伸向国王的方向，仿佛鼻子就是他的眼睛一样，他需要用眼睛查看国王的眼神。

“先知！”本德看着先知那黑洞洞的眼睛说，“就由你代我说出来吧！”

“不，陛下！”先知有些惶恐，“我不必多言！”

“就由你说吧，说出那个婴儿！”国王显得很威严，但再威严的人也有不愿或者不敢形容的事。国王又将眼睛看了祭司一眼，祭司正两眼放光，他不但愿意代神发言更愿意代国王发言，但国王却将眼睛移开了。

“他有四只眼睛。”先知无奈地说，显然，这件事他也不愿意形容，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一只眼睛也没有。





“四只眼睛?”王后诧异,“人怎么可能长四只眼睛?”

“那只是一个形容?”祭司显然知道这一切,但他更想让本德和王后知道他知道这一切。

“在他的后颈部有两只眼睛形状的印记。”先知说。

“印记?”王后不解。

“也许只是胎记。”先知解释。

“不要称那东西为眼睛,我不喜欢这样的形容!”王后觉得有种奇怪的感觉从背部爬上颈部,仿佛准备要噬咬她。

“这样形容是有些不妥!”祭司在附和王后的同时心里觉得这是最妥帖的形容,尽管他和先知是对手,但是有时候他不得不佩服这位对手。他明白将那东西称为眼睛更符合事物的神秘性,也更符合神的谕示。

“好吧,其实那更像两块鹅卵石。”先知从来不与人就无关紧要的事进行争辩。

“好了,未来你已经说了出来,”本德叹了一口气,“告诉我解决未来的方法吧!”

“陛下!我只能指出他的方向,尽管我不能理解杀戮。”先知低下头,“也许他就在南方,也许他哪里都不在,而哪里又都在!”

先知说的话像谜语,他感知到的本身就是谜语。别人可能听不懂,但祭司可以听懂,因为他和先知一样,都是猜谜语的人。未来是谜语,谜语本身就是未来;对谜语的猜测和解释就是祭司与先知的使命和工作。神告谕人的也永远是谜语。高明的预知者一定会少做猜测,多说谜语。

“我辈猜谜者!”祭司在心里说。

“南方!”国王望着宝座正对的方向低声说。宝座正对的方向

是宫殿巍峨的大门,穿过大门,可以看见遥远的南方天空和天空上无忧无虑游弋的白云。

“这样可以缩小范围!”王后欣喜。

先知说:“主!”

祭司说:“神!”

往后的三年中,整个南方地区遭受了一场浩劫。所有后颈部生有胎记的男婴都被淹死在南方所有的大江小河。

“他应该死了?”

“是的陛下,他应该死了!”先知说,“第三个年头即将过去!”

“陛下!”祭司说,“而您应该亲自前往南方进行祈祷和赎罪!”

“是的,您应该前往南方进行祈祷和赎罪!”先知如同默念般重复祭司的话。这个时候,祭司觉得先知就是他的知音;他不由得感慨,人生真正的知音往往是自己的对手。

“我不用去吧?”王后问。她很聪明,但是聪明的人往往说错话。每个人都听得出她想问的是,涂炭生灵的罪责有没有她的份。

祭司比王后更聪明,他面朝国王,缄口不语。

“您不用去!”先知说。任何时候,总有一个人要当傻瓜,而这次,这个角色由先知出演。因为他的导师告诉他,愚者忠。王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她没有罪,有罪的只是她的丈夫。

国王本德没有看王后,只看了先知一眼,他对王后不失望,因为他对这个女人从来不怀过多的希望。

先知看到了王后心里的所想,就像他通过眼睛以外的器官看





到了未来一样。他在心里说,有罪的其实还有我;但我不能没有罪;因为我是先知。对于那个可怕的男孩,先知的心里还有想法。他曾指出,也许他在南方,也许哪里都不在,而哪里又都在。那意思是说,如果他被找到并杀死,他将不再存在,因此“哪里都不在”;而如果他活了下来,那他将无处不在,即是“哪里又都在”。这“在”与“不在”都是令他不安的。他是先知。

国王本德出巡南方。目的是对三年来这场不得不有的罪孽进行祈祷和赎罪。他希望神能原谅他,人民能原谅他,那些死在自己母亲河里的婴儿能原谅他。

三年了,其实也是不短的时间。第一年里,溺死了三百六十个符合条件的男孩。但是事实上长有四只眼睛的男婴并没有那么多,那三百六十个生命里有未婚父母乘机抛下的私生子,但更多的是经永远缺钱花的官差做下手脚的穷鬼——是的,他们是穷鬼,父母是穷鬼,自己也是穷鬼,一生下来就要被勒索然后被强行淹死的没有神灵呵护的短命的穷鬼。这些,国王本德永远不会知道。

第二年,敏感的祭司察觉到了官差的猫腻,经本德批准来到南方,对整件事进行直接负责,所有被查到的婴儿都要经他过目,这对于一个智者其实是很残酷的,特别是他这样侍奉神的智者。经过对上一年草菅人命者的严厉查处,已经没有人敢在婴儿的白脖子上抹墨水和炭灰了,但是令他惊讶的是,有人竟然抱着长有胎记的女婴来糊弄他,这令他非常愤怒,下令将他绑在山顶上,把他交给酷阳和老鹰。人们爬到山顶上愤怒地唾骂他,将粪便抹在他的脸上,然后嘲笑他是本国的普洛米休斯。普洛米休斯遭受了

和他几乎一样的刑法,但是普洛米休斯是因为偷魔鬼的火带给人类,而他是因为偷人们的信任和血汗交给魔鬼。这样,这一年里,幸运而奇迹般地,除了三个女婴在被禁止的地方长有胎记之外,所有的男孩平安地活了下来,也就是说这一年里南方所有的河流都是洁净的。

第三年,这一年至本德出巡还没有过去,但在本德归来后也仅仅剩下了半天。他是在最后一天里,确信不会再有符合条件的男婴出生时,才带着复杂的心情和一次小小的艳遇回宫的。

三年中的第一年,被人们称为魔鬼年;而后两年,实际上是人们逐渐开始恢复创伤的时候。时间是永远的良药,比较平静的七百多天基本上淡化以致将要抹去人们头顶上的阴影,抚净人们心中的斑驳血迹。人们与社会一起逐渐地恢复健康。

但是对于本德、祭司和先知,时间不能成为良药。即使千年前的历史悲剧都会令他们这样的人痛苦不安。他们不是老百姓,不是平凡人。平凡人,老百姓,他们的哲学是平安,平静,眼前,现实,简单,幸福,他们崇敬英雄,但并不愿意自己成为英雄,他们不需要起起落落、大风大浪,他们只要冷的时候有衣穿,饿的时候有饭吃,闲的时候有活干,在太平的年代里过上平静的富足的日子!这是平凡人,这是老百姓!成为这样的老百姓、平凡人多好,但是历史需要伟人,人民需要英雄。总有一些人要被历史和人民所需要。被需要的刹那是幸福的,但更长的时间将是痛苦,无与伦比的痛苦,日日夜夜被平常人根本连想都不会想的问题折磨得焦头烂额,不知所措,然而又必须强行振作精神,对生活采取措施。

本德、祭司和先知,现在虽然不能断言他们即是伟人和英雄,因为这段历史还在发展中,发展的历史会使很多东西发生变化,





对各种价值进行重估,他们也会于以后犯下错误,而事实上之前他们已犯下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错误,但是由于各种客观上的关系他们还是承担着被人民和历史需要的角色。这会儿,他们是痛苦的。先知和祭司通过苦修寻求精神的解脱。因为他们,这样的修行者们相信,灵魂的罪只有通过肉体的苦才能够得到解放、安慰和赦免。

这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有一种方式每个人都能理解。那就是被国王本德所采用的出于人本能的被自己条件所允许的方式。他通过美酒和女人。这表面上看是一种放纵,是享乐主义;但对于他只有这样才是解放。这三年里,他的心被某一种不知名的东西追赶着,好像要追赶着要他在裂开的地缝中跳下去,但是偏偏没有裂开的地缝,他于是慌乱得无处可逃,然后只好把自己的心揪出来,打碎,拼起,再打碎,永不放回!世界上有三种东西可以给人麻醉和被动性的安慰,那是毒品、酒和女人。这个国家没有毒品,但有的是美酒和女人。正好本德又是国王,这一切都在他的支配范围内。他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拒绝安慰和麻醉,他迫不及待地寻求安慰和麻醉!酒,美酒,只有喝饱美酒时,他才能抛却心上重重的不安;女人,漂亮的女人,只有拥着漂亮的女人时,他才能感到心灵上浅浅的依托!

这是第三年的末尾,已经不会再有长有罪魁标志的男婴出生了。国王按照祭司和先知的建议在南方各地举行仪式进行祈祷和赎罪。人们的情绪近于疯狂。人们知道最终的原因,知道神对国王所赐的命运,知道国王对自己的人民还是仁慈的。这比什么都重要!人们原谅国王,依旧爱戴他!在南方除了那个山顶的“普洛米休斯”偶尔被人提起外,几乎没有人沮丧和诉怨。这种气

氛在各地的仪式上甚至达到了喜庆的程度。是的,这是喜! 从一个灾难中走出而又避免另一个更大的灾难,这是喜! 不仅南方,举国都该喜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想要唱歌,想要舞蹈,想要膜拜!

神接受了他们的仪式,本德也接受了。南巡的祈祷和赎罪圆满而成功。

“该返回了,”本德说,“日子该返回以往的平静了,我也该返回王后身边去了!”

正午的太阳明亮刺眼,一条小河傍着果园流向远处。小河里的溪水清洁冰爽,传来的声音悦耳动听。一个洗衣服的农家姑娘在唱:

远方的沙漠多么焦热
远去的人你是多么口渴
你无依又无从
骑着干瘦的骆驼

家乡的土地生长水果
过去的你总是摘下花朵
你最终是为何
摘下后不再送我

本德在马车里揉了揉惺忪的眼睛问:“谁在唱歌?”

“是一个洗衣服的年轻姑娘,陛下!”

“带她过来!”





姑娘被带了过来,国王的威严居然没有令她胆怯。她灿烂的脸庞、干净的脖子以及脖子下白花花的胸膛一时令本德眩晕了。他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女人,特别是这么漂亮的女人。

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这个插曲却改变了全局。

在返回宫殿的车队里多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抛弃了贫穷的家,抛弃了正在果园里锄地的可怜的未婚夫。国王的财宝引诱了他。

三年以前。

神说:可怕的灾难!一个后颈部长有两只眼睛般印记的将要颠覆这个国家并使这里的人民尸横遍野的农夫的儿子将于三年内降在南方的土地上。

| 点评

在这些小说的阅读体验中,这篇小说的经历最让我感到愉快。倒不是说小说写了什么让人高兴的故事,也不是说作者在追求什么官能刺激。而是,在我看来这篇小说无论在故事还是叙述上都在向我所设想的“好”的方向前进了。

国王听到一个神的预言,于是找来祭司和先知

商讨对策，最终的计划是邪恶的，国王下令杀掉南方三年来降生的每一个符合搜索条件的婴儿。而如此沉重的一个选择最终以一个轻飘飘的结尾收场：三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国王举行了赎罪的仪式，在回都城的时候，带走了一个女人。就如同小说中提到的，预言，未来都是一个谜，最终取决于人们如何来进行解读。我们是否可以猜测这个故事与那逃避死神而客死异乡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

而其中对于三年来命令执行情况的描写也非常妙。第一年足足杀死了三百六十个男孩儿。而第二年，祭司来到南方直接负责，在剔除了地方官员的虚报，惩罚了用女婴来糊弄他的人以后，“这一年里南方所有的河流都是洁净的”。

这里的叙述让人眼睛一亮，甚至让人仿佛看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子（我承认稍有夸大其词之嫌）。我得说有时候闲笔恰恰是看出一个作者本领的地方，而这一点作者在几个细节处的处理都显示出了不错的天分。于是我也自然而然地给这篇小说在心目中亮出了高分。